



■1948年英國攝製的《安娜·卡列尼娜》，女主角臥軌一幕甚為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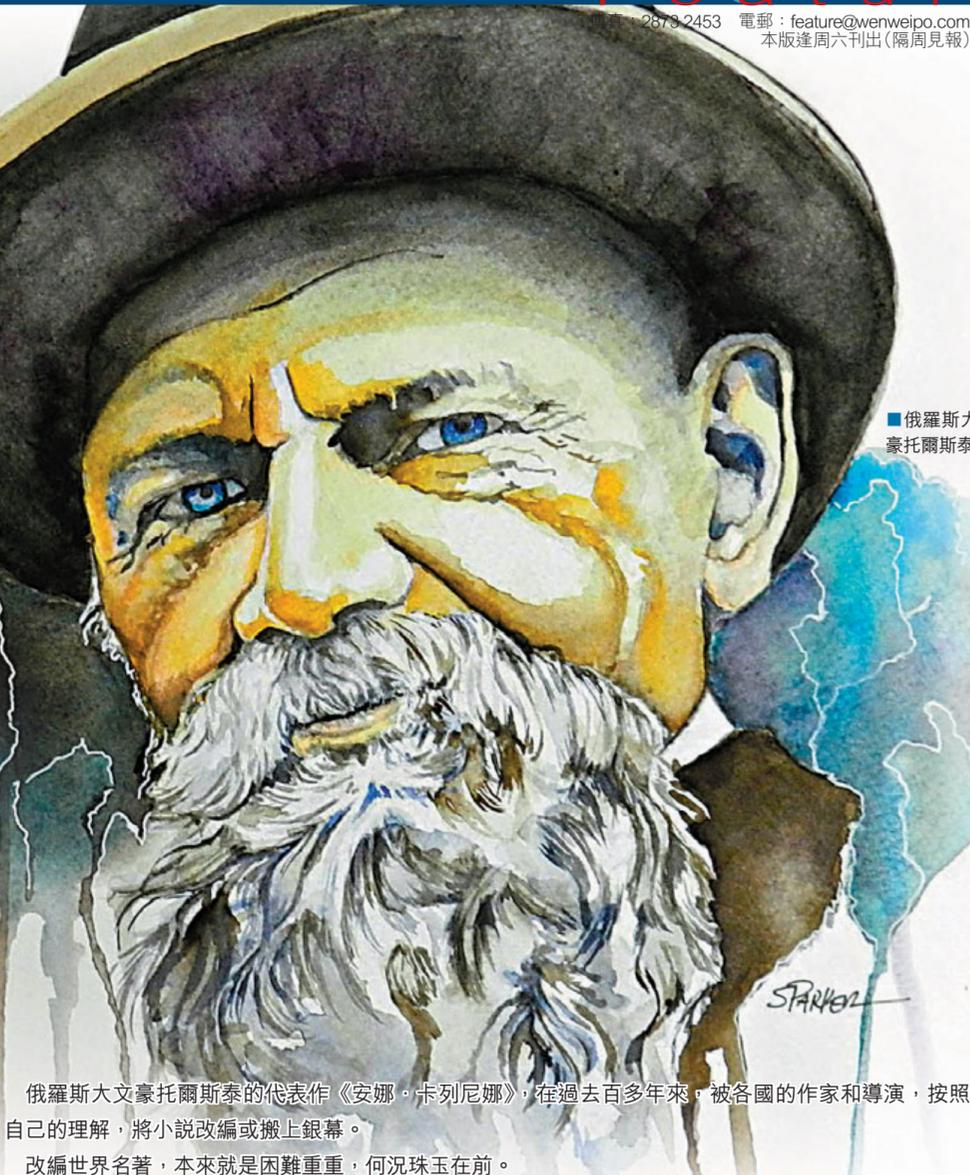
■經過不斷改編而拍成的《安娜·卡列尼娜》，早已面目全非。

托爾斯泰



■新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被批評過於專注於男女之間的情慾和嫉妒，缺乏廣闊的胸襟去演繹俄國的社會變遷。

死不瞑目



■俄羅斯大文豪托爾斯泰

俄羅斯大文豪托爾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在過去百多年來，被各國的作家和導演，按照自己的理解，將小說改編或搬上銀幕。

改編世界名著，本來就是困難重重，何況珠玉在前。

今年是《安娜·卡列尼娜》出版135周年紀念，英國最新攝製的電影《安》正在倫敦上映，十月十六日將於中國放映。

英國影評家認為新片慘不忍睹，托爾斯泰若泉下有知，將死不瞑目。 文：鄭心悅 圖：資料圖片

《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於1877年出版，百多年來曾經五次被改編拍成電影。首先由前蘇聯攝製，然後是美國(1935年，女主角葛麗泰·嘉寶)、英國(1948年，女主角慧雲李)、美國(1997年，女主角蘇菲·瑪爾)，相隔十五年，今年又輪到英國了。女主角是當紅的「絕艷玫瑰」凱拉·奈特莉(Kiera Knightley)。

婦女解放的先鋒

《安》故事內容講述十九世紀俄羅斯上流社會貴婦安娜，戀上英俊瀟灑的年輕軍官渥倫斯基，為了追求自由、理想和愛情，她不惜拋棄丈夫與情人私奔。最後因不堪社會上的人言可畏、封建制度和道德枷鎖，安娜跳火車軌自殺，悲劇收場。

托爾斯泰原本的故事構思，是講述鄰居一名已婚婦人禁不住誘惑，紅杏出牆。該婦人舉止粗魯，喜歡賣弄風情。但托爾斯泰不斷修改故事內容，由構思至出版，前後經歷七年，結果該婦人變成了品格高雅、敢於追求幸福的時代女性。

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充滿激情和活力，為了愛情，她放棄金錢、地位和生命。她不顧一切的勇氣，敢愛敢恨的性格，激勵了一百多年來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的讀者。

安娜·卡列尼娜成為了婦女解放的先鋒。

可惜，經過改編而拍成的電影，已經面目全非。

觀眾寄予厚望

即將在中國上映的最新《安》電影，由劇作家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改編，他的《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 奪得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安》片導演是喬懷特(Joe Wright)，他在2005年導演了珍·奧斯汀的同名小說《傲慢與偏見》，一鳴驚人，他的《贖罪》(Atonement) 獲得金

球獎七項提名。

《安》片的編劇和導演，都是世界頂級人才。女主角奈特莉是喬懷特的御用女星，當年也是《傲》的主角，曾競逐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兩人的合作熟練生巧，觀眾對他們寄予厚望。

跳出墳墓決鬥

偏偏事與願違。

由於編劇原是劇作家，《安》片像一部舞台劇，電影裡的故事背景，不停地在劇院內轉來轉去。奈特莉穿着華美衣服，裝扮得金光閃耀，她像在天橋上的時裝模特兒，毫無演技可言。

整部電影讓觀眾眼花繚亂。安娜——這位婦女解放先鋒，僅是時裝雜誌的模特兒。

安娜的丈夫由裘德·洛(Jude Law)演出，他的長相比安娜的情夫渥倫斯基更俊俏，觀眾感受不到他的官僚作風和虛偽無情，反而覺得他是好人，可惜不是一位稱職的丈夫。

影評家認為，裘德洛的演技一流，整部電影以他最精彩，比安娜更討好和吸引，可以說這是裘德洛從影以來最傑出的代表作。

相形之下，電影裡的渥倫斯基像一個輕佻浮誇的富二代。影評家說，他可能在床上表現出眾，但言談枯燥無味。觀眾會禁不住懷疑，托爾斯泰筆下品味高雅的安娜，為何為了這種劣種情人而拋棄丈夫私奔？

影評家說，托爾斯泰若看了這部新片，必定從墳墓裡跳出來，跟導演和編劇決鬥。

專注於男女情慾

托爾斯泰寫《安》的另一個原意，是希望透過安娜追求愛情的悲劇發展，去描述十九世紀末俄羅斯的社



■由英國攝製的文學經典《安娜·卡列尼娜》，已於倫敦華麗上映。

會變遷。當時俄國的農村經濟瀕臨崩潰，需要徹底改革。來自農村的列文，與安娜的姪女凱蒂結婚，兩人返回鄉間過着幸福的日子。列文埋首撰寫農村改革大計。

農村改革這一段歷史，對俄羅斯影響深遠，後來更演變成民主主義者對社會的攻擊。

可惜，電影《安》僅專注於男女之間的情慾和嫉妒，缺乏廣闊的胸襟去演繹俄國的社會變遷。

改編名著需要新意

原著的故事背景，由莫斯科至聖彼得堡，由窮奢極侈的舞廳至豐富簡樸的鄉村。對電影導演來說，無疑是一個極高難度的挑戰。

《安》片太多場景周旋於劇場之間，影評家認為，導演並非為了節省拍攝開銷，而是因為編劇是劇作家出身，電影走不出話劇的框框。於是，電影由一幕幕的劇院大紅帷幕拉起，令人目不暇給。

《星期日泰晤士報》影評家蘭德斯曼(Cosmo Landesman)指出，但凡將世界名著改編成電影劇本時，故事內容需要有新啟發，編劇和導演需要配合時代，有先進的技巧和新的構思。否則，不如不拍。

《安》沒有啟發，僅有炫耀。

變成淫娃蕩婦

蘭德斯曼引述《安》其中一幕床上戲，指安娜與情人渥倫斯基激情過後，她對他說，「你謀殺了我的快樂。(You have murdered my happiness.)」(相信托爾斯泰的原著裡，沒有這一幕，更沒有這一句話。) 蘭德斯曼認為，觀眾看後會禁不住懷疑，那是怎麼樣的「快樂」？是安娜找到真正的愛情，抑或她嘗試到有生以來的第一次高潮？如果是後者，這部電影對於「性」的描述，實在壓抑得令人厭惡，表達手法太惡劣了。

一代婦女解放先鋒，變成淫娃蕩婦。安娜明知姪女凱蒂迷戀渥倫斯基，但當渥倫斯基邀請自己共舞時，安娜不但欣然答允，且風情萬種。她忘記了自己是有夫之婦的身分，兩人在舞池中轉啊轉，轉進了漩渦，不能自拔。

安娜自殺那一刻，本是經典鏡頭。1948年由慧雲李演出的安娜，她站在鐵路軌中央，面向飛奔而來的火車自盡。這一幕令人觸目驚心，魂飛魄散。

如今換上奈特莉扮演的安娜，觀眾沒法同情她。終於等到她自殺，快散場了。



■新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被英國劇評人批評得體無完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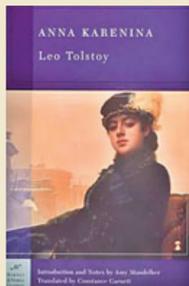
難逃歲月的淘洗

如果一個人還沒去世，人們已經開始擔心他離去，可以想像這個人的魅力或感染力是多麼讓人驚嘆，而托爾斯泰正是如此傳奇的一個人。1900年，同是俄國文學巨人的契訶夫曾寫道——我害怕托爾斯泰離開我們。這個偉大的小說家也是托爾斯泰的粉絲，他不僅僅敬佩托爾斯泰的理想和信念，還因為托爾斯泰為投身文學創作的人帶來希望和靈感而對其推崇不已。他說：「如果沒有他，我們的文學世界就如缺少牧羊人的一群迷途羔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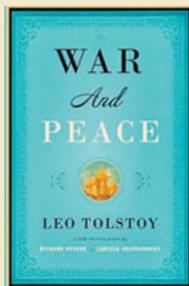
對一般人來說，托爾斯泰或許只是一個文學作家，他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成為世界文學史上不朽

的經典，但對俄國人或更多人來說，托爾斯泰是他們理解世界的指標之一。「如果世界能夠自我敘述，那就是托爾斯泰的敘述方式。」俄國作家伊扎克·巴別爾如是說。

托爾斯泰在一個很典型的貴族家庭中出生，成長，他們最常居住在Yasnaya Polyana的莊園，這兒被森林環抱，不時奏起海頓的音樂，馬夫愉快地嗅着糞土的味道……這些童年片段一直定格在他心底。五歲的時候，托爾斯泰的大哥對他說，人類快樂的秘密被刻在一根綠色的木棒上，而這木棒就藏在莊園的森林裡。少年時代的托爾斯泰很反叛，酗酒、賭博、追女孩是他主要的娛樂消



■《安娜·卡列尼娜》



■《戰爭與和平》

遣，他的家庭對於這種放蕩的生活倒也開放接受，父親甚至在他16歲時送他一個農家女孩，只為了讓他「身心健康」。早年的生活讓他羞愧不已，以至於他在晚年，離世之前開始過着禁慾生活，不吃肉、不打獵、不吸煙，甚至放棄著作版權、公開批評自己早年的作品不道

德。

當年的托爾斯泰以一種很震撼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患病時，他曾多次策劃離家出走，在離世前，他與醫生偷偷離開了莊園，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可以遠離遺產爭吵及妻子與他秘書之間的鬥爭。逃

為，贏得世人的敬佩。

一百多年前的托爾斯泰是俄國的英雄，一百年後的他卻成為俄國的一個「禁忌」。當年托爾斯泰因為幫助布爾什維克黨，致使其迅速崛起，而被東正教及聖宗聖院革除教籍，其後百多年，俄羅斯人議論之聲不絕於耳。死後的托爾斯泰被安葬在那個埋藏着「快樂的秘密」的莊園裡，沒有墓碑，只有一片黃土。百年風雲，俄國歷經變遷，托爾斯泰的精神價值早已隨時光的逝去被淘洗、被扭曲、被當成政客的一枚棋子。如同許多俄國文豪所言，托爾斯泰的離開，帶走了一切信仰與信念，留下了黑暗與苦難。

文：伍麗微